盡在不言之中

——由「哪吒」看雲門舞集秋季公演

文：趙克露
圖：郭英聲

「我的出生是一種找尋不出原因來的錯誤。」奚淞透過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哀嘆著。

在政大「小說選讀」課堂上，林懷民介紹奚淞這篇小說給他的學生。

十一月中旬，雲門舞集秋季公演中，林懷民要將哪吒舞出來。

小說裏的哪吒，在丑時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，可是，敏感的他却不快樂，「從解事開始，我就從母親過度的愛和父親過度的期待裏體會出來了。他們似乎不能正視我的存在，竭力以他們的想法塑造我，走上他們認許的正軌……，不錯，我生活在矛盾中」。

哪吒渴望走出父母親的小世界，順著自己的意思，進入大人生，當他無法解決內心的矛盾時，就扼殺了年輕的生命。將他母親所鍾愛、撫育過的肉身，及他父親所寄望成立人間功業的骨器，還給他們，來贖內心的自由。

然而自由了的哪吒，還是在哭泣。

「只是沒看見那隱者」——「食寒」中的一景。

他覺得悲哀，他無法漠視「爲饑餓和慾望所驅逐，四處遊走」的人類，他「看見成千的屍骸、嚎哭的婦孺、旋飛的兀鷹——這是爲明天世界奠基，可是明天的信仰又是什麼呢？」忍不住的眼淚，使哪吒想再入世間的不完美裏。

哪吒的師父，太乙，就將他變爲永生池邊自開自落的蓮花。

林懷民不喜歡化身蓮花的結尾。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，生前無法漠視人間苦難的哪吒，顧影於永生池畔將不能不爲四周的污泥動容。林懷民覺得他應該走出來，走出孤芳自賞、自憐、以爲不被了解的哀傷，因此，在舞裏，他賦予哪吒新生，向人羣伸出手來。「也許，他不能解決問題，至少他企圖解決，而且做過了。」

林懷民說他想表達的，只不過是「一個名叫哪吒的年輕人心理轉變過程」。

也許，我們可以說，舞裏的「哪吒」，也是朵蓮花，不是形象上的。

每一代的「哪吒」都會流淚，因爲人生是苦的，人生有許多規範。

規範令人不快樂，它和放縱相對。人渴望放縱，最後仍須回到規範中，是規範使人類生生不息。林懷民覺得，哪吒父母對他的期許，未必順哪吒本性，也不一定都對，但透過這種磨鍊得來的規範，將是進入大人生的哪吒最大的本錢。可怕的是一味叛逆，毫無規範，或是全盤接受，喪失了想放縱、想自由的渴望，「這種渴望，就像順從規範一樣，是自然而應該的，」林懷民這樣說。

他認爲哪吒可以說背叛了父親的期望，也可以說沒有背叛，因爲，他父親年輕時，也對大人生有過大理想，中年的父親對人生的無可奈何，不過是厭倦掙扎後的退縮。他守著小世界，希望愛子在規範中，不經風浪、順利渡過一生。哪吒的矛盾，曾是他父親的矛盾，走出小世界，企圖加入大人生的理想，事實上就是父親精神的連續。

遠在民國五十九年林懷民發表的小說「辭鄉」裏，就流露出渴望有一種秩序的念頭，希望把傳統帶著往前走，希望在傳統上建立一點什麼。正如同胡耀恒在去年九月中外文學「死亡與新生」中指出的，「辭鄉，可以視之爲那位即將出國的年輕人，重返故園的諾言。」固然陳啓後離開了故鄉，但「金黃黃的鑰匙在他手邊」，「固然甘蔗田野的屋子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廢物太多，他可以憑著理想、熱情去加以重建」——「他的名字是啓後而非承先。」

「你可以改變傳統，却不能忘掉根本。」奚淞的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，根植於傳統的封神演義上，林懷民在奚淞的小說裏，挑出哪吒的骨架，另外賦予血肉與個性，也另有他的風格。

關於「哪吒」這個題材，林懷民有三個構想。

除了現在編的這個以外，還想編一個根據封神演義原來面貌，充滿古典、神話色彩的「哪吒」，「不過，或許要等年紀大一點才編得出來。」

另一個是現代的「哪吒」，背景在西門町，穿著牛仔褲、熱門音樂。「可是，我好像過了那個年紀，沒有那種感覺了。」

「哪吒」舞中的動作，融合了平劇、芭蕾、瑪莎葛蘭姆技巧，及林懷民最近看到的韓國、日本舞蹈的影子，這可能是他過渡時期的作品，「或者什麼都不是，或者是奇怪的混合體，我一直不認爲它會成功，但我的感覺必須及時表達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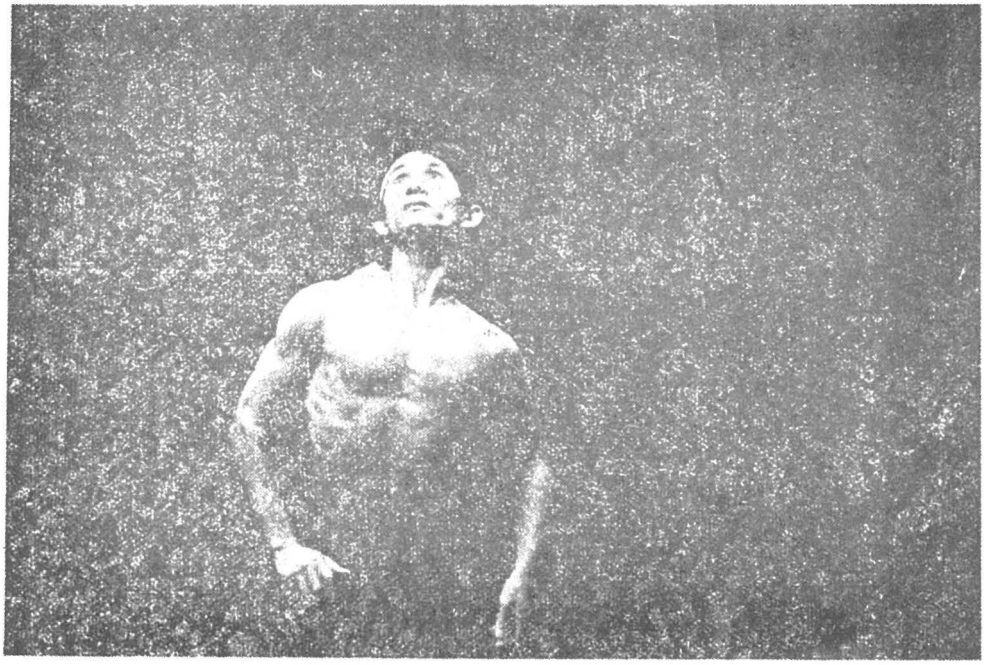
舞者的感覺常在改變。是污泥就不能做蓮花，而蓮花也永遠沒有污泥的感覺。

小說和舞蹈不同，不能用同一標準來衡量，小說場景可以常更換，人物可以很複雜，舞蹈往往要將就一些現實因素。「哪吒」舞中的人物只有哪吒、父母、守護神、衆生。太乙和四海因爲缺乏男舞者而被刪去。封神演義裏的哪吒，生而帶有混天綾，至癸淞小說中轉形爲紅紗巾，在林懷民舞裏，哪吒的紅紗巾是他母親給的，象徵他母親給他的溫柔的束縛。

林懷民承認，編「哪吒」時，許多精神是取自他的現實生活——惡補、升學、托福、G•R•E、出國、就業……，種種這一代年輕人現實生活中的挫折與衝突，「這是年輕的、敏感的，或是年輕過、敏感過的人，共同有的故事。」

雲門舞集的秋季公演，日期是十一月七日至十日在中山堂、十三、十四日在新竹清華大學、十六、十七日在臺中中興堂，每場演出都有「哪吒」。哪吒長半小時的音樂，是許博允特別爲舞蹈作的，這部音樂的製作，由「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」補助，這顯示了社會、工商界對舞蹈、音樂的關心，是個很好的開始。

和去年演出的最大差別在於除了「哪吒」之外，有兩組不同的節目，其中，



林懷民認為解開哪吒迷惘的結必需走出自憐的小世界。

也有去年的作品，如「盲」、「風景」、「烏龍院」。林懷民說，舞者必須一再表演同一個角色，才能長大，觀衆重新檢視同一舞蹈，也才能確立或改變他對作品的好惡。

雲門舞集去年發表的八個作品，都是林懷民編的，這次演出就不全是了。他的作品除了「哪吒」外，還有平劇「烏盆記」改編的「天道人心」，以及自臺灣民俗舞蹈取材的「八家將」。此外，林麗眞、許惠美應雲門之邀，爲他們編了「愚夫愚婦」、「鳳陽花鼓」；雲門舞者也動手創作了；吳秀蓮編「裂痕」、何惠楨「變」、鄭淑姬「待嫁娘」。林懷民說，雲門舞集希望發表國內編舞者的新作，提供不同風格的節目，給大家機會，看不同的舞蹈。

成立一年的雲門舞集，已正式公演八場，平時演講示例表演也有十多場，估計觀衆有五、六萬人。

他們也有困難，但是，他們說：「那些困難都不應是困難，除非我們不想去解決。」困難不比想像的多，出乎意料的是門外的反應。

八月卅一日，來華公演的瑪莎葛蘭姆，突然造訪雲門。

看過「風景」、「閒情」、「盲」之後，她急促鼓掌叫好：「有很長的時間，我不曾見過這麼優秀的學生，如果說他們跳得好，我願意強調，他們有個好老師。」她稱讚「盲」的編作，風格獨特，堅實有力。

林懷民說，瑪莎葛蘭姆的鼓勵，將是雲門舞集最嚴厲的鞭策。他覺得個人的信心與驕傲，應該建立在汗水與作品上；瑪莎葛蘭姆鼓勵後進的盛情可感，但是林懷民更重視國人對他作品的接受與了解。

而國人的反應也是激烈的。

俞大綱說：在把古典素材現代化的努力上，雲門舞集已經有了很好的開始。

楚戈在「舞蹈中的寒食」裏寫著林懷民的雲門，已完全融入了中國的天空，變成中國山水上的雲了。

門外的鼓勵，使他們不再東張西望。

但鼓勵，也僅止於鼓勵，林懷民說，「我們的現實環境還是一樣的，即使是瑪莎葛蘭姆，也無法點石成金。」

瑪莎葛蘭姆勉勵舞者「不要回頭盼望。回顧即死亡。往前走！」雲門的門檻已經撐了起來，往前走，他們是在一步步地往前走。

在舞蹈的世界裏，肢體無聲的語言，是溝通觀衆與舞者的橋樑，哪吒的掙扎，以及其他繁複的訊息，就在這默默的不言之中了。